

大

學

堂

藏

書

卷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二・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七十一至卷一百十七）〔明〕陳仁錫輯……………一

2462/02

八編類纂三

〔明〕陳仁錫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
啟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蓋公卿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
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
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
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
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兵

凡有四
十萬人三時耕稼檣旗柳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
衛以謀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
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
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
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
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
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博四
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州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八七聖肝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山落鈴
鑣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縣七國近者
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
置府立衛乎杜牧原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
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
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
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
領以時講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兵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
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
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
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
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負者就
取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
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
兵最為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
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備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

刺弓手爲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補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尤累奏謂陝西頃嘗籍鄉弓手始論以不去鄉里旣而涅爲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及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水廩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萬者虛數也聞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旣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義勇民兵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諫將兵有不諫將兵當熙豐盛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勸王師幸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檢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將以備行在旣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旣復爲金人之所蹂躪而東南之人類多屏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旣稍復方鎮之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族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範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鐵必長鎗之制稱士所未以便進趨爲戰車以爲後觀募得銳士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機伐後賊重人困軍任調制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個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絳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師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瘠老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矢於河中弩人於浙西歸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唐初蕭統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朱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秦以王庶助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進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銀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老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有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宜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景峽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其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唐初蕭統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壯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開之慷慨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羅大經論民兵之利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謠誹謗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救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人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歲旬遂行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七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葉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彈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

史因保甲事受賕欽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賄賂使之習武備而未審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甲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開門使秋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八

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牒酒膠以為賞備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太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教五日一周之五令其下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舊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骨介遼夏間講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元

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減矣因舉河北陝西兵數慮募兵多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

嘉祐

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急綬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强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十

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願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思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
變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
躬行德義愛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
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
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
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
去也往者冬閑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不知
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未
相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未
相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爲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
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
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
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塼又自辦錢糧
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
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可速持擇令止如元議團保境察盜賊餘無待施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戍邊是以
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
保甲誠有輒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孝
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
子幾使駟駟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
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
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便則雖
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
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愛其耳目且約以
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
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
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
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卽雖團結指揮亦無所
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
名爲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太急卽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
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
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
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卷七十一

保甲即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
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
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全
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
皆村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
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歲五代
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
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鬬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
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
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
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
有道者固能強而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
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
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爲
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
當募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
軍之弊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
募兵今京師募兵處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
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募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
雖十八萬然所可獎勵者不過首豪百數十人而已
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
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
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
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三
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察議其更
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
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
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一四
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
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
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
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
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
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
正長以泥塑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耨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異州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地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聚交捷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或坐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違避縣令又鞭恐人無聊生恨不得死制袍市中買弓條箭添弦換也指治教養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儼椅桌圍與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掃納荷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驅往往饑廢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管責之害或因官逼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爲百姓之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意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馬執槍使逐逐檢校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八續類纂卷七十一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宋志保甲議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况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州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皆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卻分天子下其章用

大名府夏琳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為應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滅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瀘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為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井兵為四路北京瀘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路瀘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高陽關路鎮邢洛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甘肅順安永寧軍合為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為一高陽關大名府為一朝廷以更新甫真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猾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出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晉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為念也五年詔徙河州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七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其省邊費熙州宋邊兵議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豁澗最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為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為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眾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為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蹴因礮振以響環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橫射可以一發而盡殲何童論上兵之利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七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頌朱延壽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大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特剽條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秘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與宗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七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木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苴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患所恃者惟有約略請和堅守不肯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恩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牢作家計壯固牆以保堂與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爲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北其望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悍於垣墍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

宋史論治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衛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范种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祇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吳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畝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非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條甲法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人戶除
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
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
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木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
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資夜防拓灼見
弓箭社實為邊防費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
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若皆
有非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
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力盡則非賊豈敢輕犯邊界如入無人之
境

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
虎口為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總土山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點詐畏強
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為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
衣廩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
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為便議遂格

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為正兵

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眾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
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
合訓練為用兵之勢以懷敵入彼必隨而聚兵以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
石對曰朝廷當先為不肖朕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
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
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護行而西
將無不可者

王安石論用西邊蕃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
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上之人未必盡知
知之未必能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
交廣長驅圖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
偃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眾以為之援助者大抵峒

卷之十一

首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齎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嗣民則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褐毛木棉以爲裘夏緇蕉竹麻苧以爲衣園飯掬水終日饜飽屋不置竈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完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五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龍州祿州古甌峒羅洞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東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人人可用外蠻嘗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寨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爲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擢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王安五論見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連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甬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海鹽甬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料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五

山江乘鎮守人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趙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顧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遂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